

## 何谓“深刻”？

事实上，作品所谓的“深刻”，跟生活的日常，跟大众化的人情，并不是背道而驰的。为了深刻而深刻，往往不深刻。这，正是当代戏曲人急需扭转的创作观念。

□ 撰稿 | 何日君回来

以今日戏曲人积极创新的思路，大概是看不上《孔雀东南飞》这种老旧套路的，他们喜欢更加所谓“深刻”的东西——黄梅戏在改编《孔雀东南飞》的时候，探索重点就放在“婆婆之苛责刘兰芝，是源于她内心的情欲压抑，多年守寡的伪变态，不然为什么呢？”。这种探索，且不说它“不必要”，戏曲不需要处处讲“生活逻辑”，演《梁祝》不用跟观众解释为什么“梁兄不知道英台是女郎”一样，也且不说戏曲舞台“夹在儿子媳妇间的寡母情欲”的呈现难度，如何保持戏曲舞台的“干净感”？就连这个接近于“弗洛伊德”式的人物内心探索，也未必就比范瑞娟傅全香老师主演的越剧《孔雀东南飞》来得“高明”。

《孔雀东南飞》真的只是一个老套的“恶婆婆欺负媳妇”的故事吗？编剧南薇在焦仲卿母亲这个角色身上可谓煞费苦心，她不是口头自我说明“我是个什么样的人”，但她的行为可以让观众一目了然。现在的新编戏刚好相反，主角天天嘴上说“我是怎么样的人”，但细节上根本看不出人物个性。

试举一例，南薇为焦母专门设计了一句口头禅——“我有什么不知道的？”当一个人总是把“这世界上还能有我不知道的事？”这句话挂在嘴边，那这个人一定极其浅薄粗鄙无知，油盐不进，非常在意自己的“权威性”，一种粗鄙的大家长专横作风呼之欲出。焦母对邻居河东大娘的态度，当着邻居面教训自己的儿媳妇。家丑不外扬，她这种“展示权威”的方法搞得邻居都尴尬坏了，只能急匆匆地告辞而去。一个人对外人都到了这个程度，就可以想象对自己的儿媳妇是什么样的霸道了。引入河东大娘的戏份，来完善焦母的性格，是编剧南薇的大手笔。

而兰芝的性格是怎样的呢？刚好是焦母的



越剧经典《孔雀东南飞》。

反面，“高贵有教养”——受尽逼迫被赶走的时候，还跟小姑吩咐，要照顾母亲和哥哥。这种气度和胸襟，是焦母万不能及的。所以编剧设计了兰芝离开焦家的时候换上了新娘装扮，兰芝颜状犹如昔，仪态荣华世所稀，骨子里的骄傲。这个处理也深得俞振飞先生的称道。

尽管兰芝本分大气，但她也绝不是软骨头被人拿捏，不懂反抗，牺牲人格，服从“权威”的。焦母说刘兰芝不好，都是直指你这不好那不好，而刘兰芝心里怒火腾腾，她也不曾直指婆婆这里不对那里不对，而是采取的“反讽态度”：“我既无知，礼也荒，有辱焦家旧门墙，如今兰芝离府往，实是焦家洪福广。”假如刘兰芝毫无骨气，任劳任怨，或者刘兰芝直接跟焦母对骂耍泼，也许焦母的心理感受都会比较舒服一点，比较能容纳她。在专横粗鄙的权威者眼里，她习惯他人软弱，被自己玩弄于股掌间，也习惯跟同样粗鄙的人分出胜负。反而刘兰芝这种“不卑不亢，自有风度”的人，才是她眼里的那根刺，格外看不惯，因为她根本不在她的控制体系里。

剧中的另两个人，焦仲卿和妹妹从小就习惯了母亲的粗鄙权威，性格都不成熟，于是兄妹都很喜欢刘兰芝，这正是人类对于“高贵”“通情达理”“成熟”的需求，但是这又明显地被焦母捕捉到了，焦母感觉到了自己的“权威地位”受到了威胁，更加痛恨刘兰芝，这是粗鄙与教养的冲突。这个“冲突”并不比新改编版本的“焦母情爱压抑”观点低级浅薄，更符合中国传统背景中的“封建家长制”的文化，更能让中国的观众体会到。

事实上，作品所谓的“深刻”，跟生活的日常，跟大众化的人情，并不是背道而驰的。为了深刻而深刻，往往不深刻。这，正是当代戏曲人急需扭转的创作观念。■

### 信息

#### “璀璨海上温情城厢——余慧文龚建华摄影作品展”

近日，“璀璨海上温情城厢——余慧文龚建华摄影作品展”在中华艺术宫举办。本次展览以“都市溢彩、创新未来、街区漫步”三大板块、“活力市区、幸福乐园、世博记忆、扬帆起航、融合发展、历史印记、弄堂剪影、世间百态、城市音符、时代节奏”十个单元来呈现。透过余慧文、龚建华两位摄影家富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摄影作品展，引领观众一同感悟我们身处时代的伟大，同时晓以世人，我们每个人不仅是时代进步的见证者，时代进步的记录者，更是这个进步时代的参与者和创造者。